

2014/

# 富世

www.fushimedia.com.cn

从成功企业家到成功投资

Z magazin



“艺术金融”时代开启  
维珍限量的奢华体验

寻找水墨态度

——从邬一名艺术看当代水墨的态度甄别与物态表达

巴塔哥尼亚：前往原始之地的尽头

周加华：孤独的入世者

RMB ¥ 80 HKD \$ 80



9 771009 630017

15

群文天地



系列 宣纸、水墨 30×48cm



# To Seek the Attitude of Chinese Ink

# 寻找水墨态度

## ——从邬一名艺术看当代水墨的态度甄别与物态表达

■文/著名艺术评论家 李晓峰

邬一名水墨作品的似坏如废中所隐含的水墨态度，更彰显了对水墨传统的深度思考，以及当代批判反省后的文化自觉。

### 壹

那日，午后申时，我与邬一名，在上海虹桥著名的雅集会所“鼎艺会”，享用着雅致的空间与特供的香茗，从流行甚盛的赏茶切入了话题。

饮茶、品茶、茶盅、茶盏、茶具、茶艺，从茶汤、茶芽，到抹茶、茶膏。以此论及日本的好茶都很差的，就如日本的赏石，好像完全不讲究石头的视觉美丑，也不讲究石头的纹理材质，没有中国“疯狂的石头”（以几年前那部电影《疯狂的石头》借喻），中国赏石的讲究到了疯狂的地步，中国的许多事儿都疯狂得让人揪心。

话题自然转到了“水墨热”，对近两年渐渐热起来的中国水墨应该做何判断呢？邬一名强调，关注当代水墨，尤其需要关注水墨中的文化人意识，关注文化人的独立理性、个性自觉，不然，热过一段时间会变成笑话。



日本图案系列之一 宣纸、水墨 45×60cm

担，起码是面对了太多的文化羁绊，由此构成的反弹，成为邬一名的美学构成。邬一名的作品会让人想到坏画、差画，貌似传统又满是颠覆，反绘画、废绘画的诉求让画看上去像垃圾——集聚反叛的“垃圾”。

邬一名的作品，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地将传统水墨的留白涂黑，往往把考究的花卉比如传统的“梅、兰、竹、菊”或“松、竹、梅”置换成无名的荒草或卑微的野花以及被冷落在角落的盆栽。去意义，对邬一名而言，就是去除根深蒂固的传统意义，在水墨艺术当中，首先就是要去象征、去寓意、

去“赋、比、兴”的文人画趣味，让那些往往被无视的几片微不足道的绿植说话。

不能说邬一名作品里没有任何意义或隐喻。用黑的背景，不仅是对传统的反弹，也是直视真实的个人痛苦、伤痛、无奈、绝望。去掉粉饰、去掉唯美，不再虚伪含蓄，直视真实的社会与文化问题。比如画“路”，选择的是山路，已然不同传统的路数；比如画火焰、焰火，尝试的是突破传统图示符号的禁区。那是合乎视觉语言史的艺术隐喻，是不让视觉文化工具化的“寓意象征”。为此，邬一名尝试半抽象的、

符号化的作品，比如“扑克牌”系列，极力把画面隐喻引向现代社会的人文自觉，呈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态度。邬一名今天的去伪、去装、去饰，首先是反对宏大叙事，先找回当下的真实、自己的真实。邬一名看不惯那些假大空式的高大上，认为太装、硬搞。他特别反对艺术语言特别是水墨语言的生硬移植。艺术不能是舶来品语言，水墨艺术更不能把宣纸强奸。就是说，水墨艺术的底线是不能背弃宣纸的纸性，不然何必宣纸。他特别反对在宣纸上过厚堆积，宣纸的纯净、柔软、敏感、脆弱，不可预料的自发生、自生长就如中国瓷器的窑变，不同于油画的布面激情，恰恰因此而更加内在，一袭净纸、软笔素墨，蕴含无限的内心。微妙玄奥，众妙之门。

## 伍

其实，邬一名很在意传统。但是，他对传统纯净度的坚持守望有其价值观使然。

邬一名说，纯净的中国水墨也有普世的一面。他举例西方那些具备文明、懂得礼貌的素养人士与中国水墨的天然认同。中国讲究谦谦君子，宣纸笔墨蕴藏的那种人格化品质，需要敬重，邬一名毫不避讳地认为。

但是，邬一名仍清醒地指出，这种内涵需要还原成人本身的修为，而不是一种国家政府的抽象道德说教伦理倡导，更无法成为宏大叙事化的制度规章。邬一名相信，在国人的行为、思维、心理当中，还是与生俱来地流淌着文化传统的血液，保留着历史文化的基因，即使是独立化个人，也无法否认身上的血液和熟悉的母语的先天性与历史传统的自治。

由此，邬一名关注那隐藏着谜底的传统，深究历史的堂奥。他从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开始，陶盆、古砚、汉砖、瓦当、瓷瓶残片，其中融入了十分讲

究的笔墨，虽然他极为克制小心地入画。他的目光使人想到民国的锦灰堆！但是，邬一名严格恪守着他个人化的独立底线，让这些历史碎片在他更改、置换、消解、破译中复苏。

关于墨色，更能表达邬一名出走传统的见地，他要让非水墨语境的外国人、西方人看到墨的颜色，而不是猎奇般隔雾看花、一头雾水。改变对水墨的观看方式，岂止对外国人，对国人也同样重要。由此，让当代水墨与传统水墨区分开来。把看自己的传统与看西方、看当代放在一个平面上，平行地看。这需要清空自己，不再刻意地背负什么、人为地继承什么。

邬一名的“坏画”就是让该坏掉的传统在他的水墨追求中彻底坏掉；邬一名的“废画”就是让该废掉的文化在他的艺术探寻中彻底废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清空多余的东西，或许要经历一个“脏乱差”的过程，看上去坏的、差的、脏的画面，却是语言纯粹性的别样固守，反倒让艺术的独立语言得以延续。所以，保持语言的纯度不是固守语言的惰性，首先是击溃僵硬化的语言，显现出语言的活力，回归语言的真实价值。

邬一名一贯警惕的不仅是艺术语言的传统羁绊，同样警惕着商业化的语言媚俗，警惕着空洞的政治口号与僵化的意识形态，也警惕着广告的吹嘘与市场的泡沫。邬一名艺术那貌似粗陋的语言是坚韧不屈的，貌似对主流的偏离，其实也是一种躲避逃离，即逃避强势语言的暴力和功利化语言的侵蚀造成的伤害，同时，也是对主流的悖逆，更是为了艺术的语言独立与纯净的坚守，哪怕是难以立足憋屈逼仄的空间里，仍保持自身的独立生长，“相响以湿、相濡以沫”。有一种态度叫低调，但完全不同于矫情，不是千方百计地立牌坊、找逼格。

## 陆

越来越感到中国文化传统博大精深的邬一名，始终不忘从现代人的角度思考，始终警惕蒙古心理的滋生。我们谈起2012年尹吉男的上大讲座，提及尹先生讲到的中国美术史“贵族、文官、平民”三段论，反省贵族及贵族之后的文官传统。

今天提出对传统的“清空”，恰恰源于这样的“三段论”历史，就是要重新找到贵端口，而不是成为笑柄的土豪富。怎样的贵呢？一种被人尊重的直涉精神层面的富裕、从容、自信。

许多水墨画家的当下自信总遭质疑，根本上还是透出的不自信，在意太多的表面东西，影响力、权力榜、高大上，与个人的真实发生不了关系，这样的水墨走不远。自信来自对自身文化的了解，觉得自己好在哪里，清楚自身有什么缺陷，也能够客观地面对西方，不是总西方化，而是解决现代化。

平民在中国从来没出现，邬一名回忆起多年前余友涵说到洋务运动甚至更早就有人开出药方，平民中国需要20年时间的耐心教育。革命就是等不及。要革命美术还是改良美术？从“85美

日本图案系列之二 宣纸、水墨 45×60cm



术新潮”时期的“洋务派”、“国粹派”之争，到官方美术与江湖美术、团伙美术与个人美术的博弈，严格意义上讲，匆忙当代的中国，其实近代精神还没建立起来。

网名“一杯生普洱”的皮力以独立的批评立场与尖锐的“毒舌”著称，然而与茶有关的网名却随之层出不穷，挖空心思、查经索剧地为茶命名者更是不胜枚举。口味需求也不断翻新，从乌龙到龙井，从普洱到岩茶，从白茶到黑茶……老话讲得好：“粗茶淡饭”，中国共产党就是用粗茶淡饭的价值观和小米加步枪的低调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高调的国民党。

我和邬一名再次谈到日本的生活艺术与文化价值观。

不给视觉讲道理或讲复杂道理的任何机会，就是道理也是最为简单朴素的道理，道理是在最低限存在的。所以日本赏石，是最普通的随处可见没有任何造型讲究的石头，这让中国的美石如玉的传统，即便是太湖石那样的“瘦、漏、皱、透”、“一块元气，结而石成”的造型追求也显得过于讲究。再如日本花道，插的是寂静，甚至死寂，就如对樱花瞬间绚烂的审美，日本的美学是与死亡有关的静寂美学。这与我们近来流行的“向死而生”有几分相似。与其说不在乎审美对象的高大上，不如说让审美主体低贱贫。

就如日本人的礼貌，以为是过度自谦甚至自卑。记得2014年初，也是在“鼎艺会”，上海的艺术家与日本批评家、《日本美术尚未生成》的著者千叶成夫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的是日本学者的低调、低姿态，其实，那是日本人近乎宗教化的道德信念。如势低聚水，兼收并蓄，不同于我们虚妄的“一览众山小”。而日本寺庙敬奉的“枯山水”，讲究的更是与修行自身有关的场域，石头的表面美丑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天与

参看它、关联它的人产生的互动，这是以降到最低点、最简单的方式与人类形成的一种主客关系。

邬一名甚至与我辩驳什么是中国的园林精神，造园有意留下的三分之一就是留下自然生长的空间，在人工的有限空间里保存了自然，巧妙“借景”也是以引入自然为目的的，禅意就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邬一名认为日本对自然的人为干预过于刻意，虽然表达的是对自然的极端崇拜。

邬一名特别警惕人为干涉的危害性。比如绘画中发展出来的抽象作品就是绝对人工化的恶果，虽然邬一名承认自己作品中也有抽象部分的表达，但有别于绝对的抽象主义，因为骨子里是不抽象派的，“只是把现实提升而已”。邬一名不主张那种纯抽象、纯理性的东西，认为发展下去就是形式主义。在他的绘画里，他特别警惕和杜绝的就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形式主义让抽象走向伪自然境地，这种逆自然生长的艺术正是邬一名反对的。

邬一名的画有时会让人与日本美术相参看，却不是因为他画里有什么显著的日本趣味、日本痕迹，甚至邬一名都不知道日本的“贫贱审美”。这或许也是邬一名可贵的部分，不是说我们要割断日本的什么，只是警惕一味跟仿，不管是日本还是西方。

“物派”是100年来唯一能与西方现代艺术对话的东方艺术，也具有对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真意原旨的某种回归。因为长期生活在日本的“物派”领袖李禹煥是韩国人，牵扯了国籍、地域、民族乃至身份、文化意义的争议，却给当代艺术的文化身份认知以棒喝，当代艺术或许可以更加跨越出国家、民族、地域的身份局限与狭隘认知。

我与邬一名谈到坏画、差画、废绘画、反绘画与精致化潮流的关系。认为过





宋瓷研究系列 宣纸、水墨 38×50cm



宋瓷研究系列 宣纸、水墨 38×5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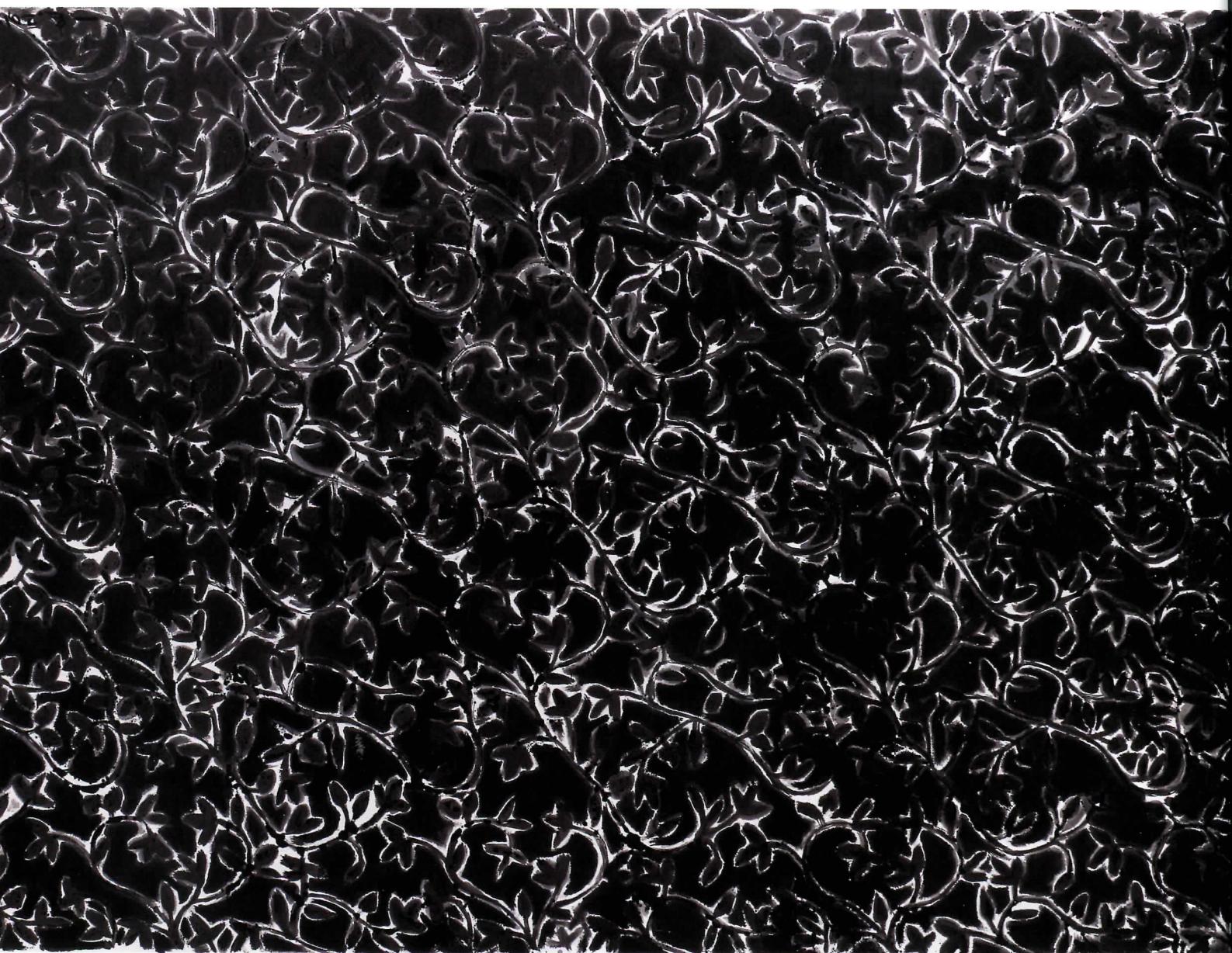


宋瓷研究系列 宣纸、水墨 38×50cm

宋瓷研究系列 宣纸、水墨 38×50cm



— 2003.5.19 —



黑色纹样系列 宣纸、水墨 181.5×126cm

度形式主义容易走向细节，走向古典主义的精致化。中国绘画传统一直工、写两路，也是防范精致化的危险。今天将艺术引向对技术的迷恋，就会把艺术的真问题消失，起码是掩盖了。邬一名生动地将人自小拉屎拉尿之后就一直往精致化发展为例，特别指出思想若也这样往精致化发展其实是很危险的。过度精致化，人就没了。保持拉屎拉尿的童心，何况六祖早就提出“道在阿屎”。

当下中国，精致化的假象下处处粗糙，思想也随波逐流地粗糙、肤浅、快餐、卡通，这需要当代艺术面对。当谈到邬一名此时何以一直沉湎书法，他说

是完全的私人行为，个人的修身养心，墨的气味，笔的往返。他更喜欢回到日常方式的书法，不是独立的创作，所以他喜欢尺牍、信札，认为是书法里当给予更高评价的部分。

## 柒

有没有人格独立精神是邬一名入手水墨最为关切的核心。邬一名认为，能否坚持呈现极个人、极独立的立场，恰恰是中国人文精神意识与知识分子关切最为重要的部分，这也是当代性或当代意识、当代精神的一个支点，是水墨走入当代的重要端口路径。

邬一名对那些不彻底的水墨改良不以

为然，把矛头直指酸腐的文人画趣味，认为这是完全不合时宜的自恋与自慰。在这个方面，邬一名追求对水墨传统进行革命的彻底性，但不是外在地强暴水墨传统或绝情地抛弃水墨传统，也不是为行将就木的水墨披上骗人的华丽外衣，或象败家子一样把最后一点水墨家底贱卖。

邬一名百般珍惜甚至痛惜地为过于古老陈旧的水墨做当代的引产接生，接生一个水墨的全新生命，也许过程是血腥血污的，甚至难看的，但是，诞生一个新生命，这成为必要的代价。

再看“水墨热”，是市场共谋也好，是

民族自信也罢，总之，水墨特别是新水墨成为关注的话题总是好的。不仅是对中国水墨艺术的提升普及消费生产是一个难得的利好，对像邬一名这样坚守水墨话语的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道路显然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当代艺术，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国际接轨、市场介入，共谋做局，产生的影响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化解与反省。比如书法在清末的高峰，尤其碑学，是伴随大量现代考古发现不断增进的，比如油画在民国的时兴是与西学东渐的现代文化潮流相随相伴的。今天也许我们有了水墨艺术发展的特别机会。但，邬一名提醒我们：“只有当代性，没有水墨的当代性。”

当代水墨，首先态度是主导，态度就是对水墨的价值判断。当代的许多水墨作品，或图像、或技法、或风格高于一切，虽然其中也有态度，但态度已似是而非。邬一名水墨作品的似坏如废中所隐含的水墨态度，更彰显了对水墨传统的深度思考，以及当代批判反省后的文化自觉。如何确立当代的水墨态度，邬一名承认自己的矛盾

常态，承认这其中的困惑：一方面水墨是材料，另一方面水墨又是几千年文化形成的表述方式，水墨媒材与传统趣味很难完全脱离，操之过急会让问题的解决成为妄念。

对此，邬一名看作是一种宿命也是使命。邬一名说过他喜欢“常识思考”，又说，“现实的常态就是平庸，所以追求平庸才是正确的。”似乎挺调侃，但邬一名说得、做得都很认真。❷

焰火系列 宣纸、水墨 31×45cm



### 邬一名

1966 年生于上海，1986 年毕业于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1992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美术系。

#### 主要个展：

- 2012 年 无关时间——邬一名个展 上海香格纳画廊主空间  
2005 年 静则生灵 香港一问画廊  
2004 年 邬一名 纸上作品 泰国曼谷 Jusu Gallery 55  
2002 年 看上去很美——第二次出演 德国柏林 Waldburger 画廊  
1997 年 邬一名：新作品 上海香格纳画廊主空间

#### 群展：

- 2014 年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 2014，展位号 1D11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墨·事 上海金门艺术会  
2013 年 2012-2013 杭州跨年展·醒墨——艺术家与他们的中国册页 杭州三尚当代艺术馆  
样式——上海水墨的十个个案 上海张江当代美术馆  
时代肖像——当代艺术 30 年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境心当代——海派水墨代表性艺术家新作展 上海华府艺术空间  
2012 年 文化上海——朝向未来的回归，2012 上海画廊联盟展 上海  
2×何浦林在上海 瑞士拉珀斯维尔，Kunst(zeug)haus, IG HALLE  
忆江南——中国当代艺术展 上海泛华艺术中心

